

灵隐文丛 光泉 主编



佛法之渊

近代杭州寺庙旧影

灵隐寺
净慈寺
昭庆寺
圣因寺
天竺寺
玛瑙寺
白云庵
六和塔开化寺
玉泉青莲禅寺
紫云洞
石屋洞
宝成寺
法相寺

沈弘 编著

浙江摄影出版社

灵隐文丛 光泉 主编

佛法之渊

近代杭州寺庙旧影

沈弘 编著

浙江摄影出版社

责任编辑 林青松

责任校对 高余朵

责任印制 朱圣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佛法之渊:近代杭州寺庙旧影/沈弘编著. — 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514-1756-3

I. ①佛… II. ①沈… III. ①佛教史—杭州 IV.

①B9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67938号

佛法之渊

近代杭州寺庙旧影

沈弘 编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310006

电话:0571-85151156

网址:www.photo.zjcb.com

制版:浙江雅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上海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9mm×1194mm 1/16

印张:12.5

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14-1756-3

定价:56.00元

目 录

序 言	001
前 言	002
灵隐寺	009
净慈寺	103
昭庆寺	119
圣因寺	143
天竺寺	157
玛瑙寺	167
白云庵	171
六和塔开化寺	175
玉泉青莲禅寺	179
紫云洞	183
石屋洞	187
宝成寺	191
法相寺	193

杭州之美，最是西湖与灵隐，“东南佛国”之誉盛名远播。

湖、寺与佛教文化之渊密不可分，杭州佛教，肇始东晋，吴越时盛展而广衍，鼎致于南宋。虽历经千年，有始有劫，然，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绵延至今。

杭州之美，深山古寺，香火氤氲。山山相连的地方，黄墙绿瓦、钟鸣烟浓。飞来孤峰，深得隐趣，灵隐寺深隐在西湖群峰密林清泉的浓绿中。寺前有冷泉、飞来峰诸胜。

溪山处处皆可庐，最爱灵隐飞来孤。

这里风景绝异，无石不奇、无水不清、无洞不幽、无树不古，山树为盖，岩石为屏。

“东南佛国”得天独厚的地域环境与丰富厚重的历史人文，滋养着佛教文化；繁盛的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享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儒、道文化交织浸染，相互影响，促使杭州成为享誉国内外的历史文化名城和世界佛教文化交流中心的重要依托。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岁月长河中，万事万物历经人事洗涤。几经变迁，几多沉浮，繁华不再。史谓“东南佛国”，晋唐宋元繁盛而衰而落，令人感慨。国土兴，则山河兴，山河兴，则佛国兴。

东晋初早，佛教随“衣冠南渡”得以发展；五代时期，吴越国历代钱王以“信佛顺天”为旨；南宋定都临安，大兴禅寺，宋宁宗制禅院等级，设置“五山十刹”，形成以杭州为中心的佛教文化圈，积淀下杭州佛教深厚悠久的历史底蕴。

清末民国初期，国门逐渐打开，西洋文明蜂拥而入，近代科技发展，佛教有所式微。杭州作为东方文明古国极重要的一地，尤其是“东南佛国”盛行的佛教文化，引得许多国际友人好奇与垂爱，他们把在杭州寺院所见所闻诉诸笔端并配以所摄照片，图文并茂地向世界展示和介绍中国杭州。

杭州之美，在于人文历史不间断地沉淀与延续传承。这些珍贵的老照片，让我们感受到了佛教文化的厚重感，也唤醒世界关于这座城市的年代记忆，油然而生特殊的宗教情感，瞬间充盈僧者心怀。

因缘和合。有沈弘教授者，经多方串联东瀛西洋不辍，联络同道国际友人尽己所爱，收录旧影，以再现昔日杭城之美，还吾“东南佛国”之原貌，呈灵鹫之壮观，复名山之胜景，是以为幸事，略述数语。

是为序。

释光泉

前言

老照片中的东南佛国和西湖香客

本书的老照片源于“东南佛国晚清民国珍贵佛教老照片展”，是杭州灵隐寺与浙江大学沈弘工作室合作的“杭州佛教发展史”研究项目的一部分。杭州在历史上有着极其深厚的佛教传统，西湖边，一度寺院林立，香火鼎盛，因而被誉为“东南佛国”，西湖香市也已经有了数百年的悠久历史，每年春天都会吸引浙江省杭州城外地区和周边诸省的香客来杭州各寺庙烧香拜佛。但是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由于受到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多场战争的影响，以及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1966年至1975年间“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和影响，杭州的佛教和其他传统宗教场所和文化一度凋零。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传统宗教重新受到保护和发展，尤其是近十年以来，随着西湖申遗，很多寺庙和其他宗教场所逐渐被修复。人们开始对杭州佛教发展历史再次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可惜的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发展断层和重要档案材料的缺失，人们发现，对于杭州过去许多佛教寺院的珍贵历史记忆亦已丧失。就连杭州最大的佛教寺院灵隐寺对于自己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中的具体发展过程和历史也不甚了解。灵隐寺与浙江大学沈弘工作室的上述合作研究项目，就是想要在杭州佛教发展史这一特定的研究领域中寻求新的突破。

说到被誉为“东南佛国”的杭州，人们不禁会联想到明代作家张岱在《陶庵梦忆》中对于当时西湖香市繁华景象的一段精彩描写。可惜的是，这样的文字在中文文献中并不多见。相对而言，清末民初来到杭州的一些西方人对于记录杭州的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似乎显得更为积极和热心。像自1919年起在之江大学（今浙江大学之江校区）教授英语和宗教比较研究等课程的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队克勋（Clarence Burton Day）那样，能够跟随从外地前来参加西湖香市的香客队伍，进行全程田野调查的学者便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下面是队克勋结合自己的教学和科研，对清明节外地香客来杭州祭祖烧香进行跟踪调查的一段翔实描述：

在一个清明节的黎明，满满一船来自桐庐的农民沿钱塘江湖流而下，停靠在六和塔下面的码头。他们都是每年一次来杭州各大

寺庙烧香拜佛的香客们。这次旅行是得到故乡祠堂里一个共同朝拜基金资助的。同样的香客船还来自苏州、江阴和无锡。

桐庐的那船香客总共大约有三十五名成员，绝大部分是手里拄有拐杖、肩上横挎着黄色香袋的妇女，夹杂着几位任挑夫和向导的男人。假如我们跟随这批香客走的话，就可以得知这个每年一度的朝拜对于这些人所具有的主要意义。

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黎明上路时在半路上烧纸钱，并围着火堆做简短的日出祈祷。然后，所有人跟着一位手举鲜黄色旗帜的带队者，步履艰难地踏上了征程。在参观了六和塔内供奉的地藏王之后，他们便穿过山丘朝西湖进发。他们第二站要朝拜的是虎跑寺（大慈定慧寺）的三世佛，即释迦牟尼、阿弥陀佛和药师佛，还有后殿的观世音菩萨和围绕殿堂四周的八十四大悲神，以及五百罗汉堂。还有一些香客会去朝拜另一个寺庙里的一位著名的宝志和尚（或称济公），他的坟墓就在这个寺庙的旁边。

从虎跑出发，他们会来到石屋洞的大仁寺，朝拜那儿的“净界三圣”，即阿弥陀佛、观音和大势至，那儿的和尚也称之为“西方三圣”。石屋洞的墙和洞穴顶上刻有一千个罗汉的雕像，洞穴里还点有照明的蜡烛。

从这儿开始，这批从桐庐来的香客会分头行动。能够爬山的人会一直爬上南高峰的山顶，其他人则会沿着山脚的一条路前往六通寺，在那儿跟前面那一拨人会合。在南高峰的山顶，香客们会进入荣国寺的第一个殿堂，在位于殿堂中央的财神菩萨以及位于两旁的诸天、祖师（即现实中的达摩）菩萨和天、地、君、亲、师等五个排位前烧上几炷香。然后列队进入内殿，去朝拜位于殿堂中央的白衣观音，殿堂右面的送子娘娘（观音）和地藏王，以及殿堂左面的老子。但是这群香客在这儿所朝拜的主要对象还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四十个白玉雕像，这种软玉是花了高价从暹罗（泰国）进口的。这些雕像二十个一组，分别放置在殿堂两边的玻璃柜里。那儿的和尚告诉我们，他们正在募集捐款，准备重建一幢早已坍塌的古老宝塔，一旦建成，这些释迦牟尼像就会被分别放

置在宝塔内壁的神龛里。

在南高峰山顶一个可以俯瞰钱塘江、群山和西湖的露台茶室里喝茶和休息之后，这些香客便开始下山前往六通寺，去跟在那儿等他们的老乡们会合。有一些走路很快的香客会抓紧时间到南高峰南面半山腰的水陆洞（水乐洞）去转一下，这样就可以宣称自己进入了这个40尺深的洞穴，在一股源源不断地涌出的泉水边凿刻出来的一个精美观音菩萨像及神龛前烧了香。

与此同时，那些直接前往六通寺的香客已经朝拜完了那儿的释迦牟尼、地藏菩萨和迦蓝菩萨，以及一个非常特殊的观音菩萨像。这个观音像位于大殿右后边的角落，与地藏菩萨遥相对应。跟地藏王一样，这个观音的头上也戴着一个王冠，只是它不像地藏王的王冠那样，顶上还有个佛塔。这个观音的名称为“毗卢观音菩萨”。这一组香客有充足的时间逐个地摇藏有竹签的毛竹罐子，直到一根被称作“签诗”的长竹签从里面掉出来为止。竹签上刻着的号码与墙上的筹码相对应，后者的上面刻有签语，可预示求签者的命运。

此刻已经到了吃午饭的时间，所以香客们便坐在树荫下，开始吃他们随身携带的干粮，以及喝下好几杯由寺庙厨房所提供的绿茶。不多一会儿，领队者便将大家召集在一起，以便出发前往杭州最大的一个寺院——灵隐寺。

在前往灵隐寺的路上，那些身体结实、能赶路的香客会绕道前往玉泉寺，那儿的放生池里养着很多金鱼和大青鱼。在经过大路旁通往玉泉寺



在之江大学任教的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队克勋（《之江潮声》，1925）

的新建石牌坊时，那些识字的香客会念出上面刻着的“青莲禅寺”等字样，这是玉泉寺的正式名称。从这儿进去不远处就是玉泉寺的天王殿，里面供奉着弥勒佛、韦陀和四大天王。香客们对此并不是很感兴趣。在往鱼塘里扔了几个铜板之后，他们便匆匆地走进了寺院的大雄宝殿，这儿只供奉着一个非同寻常的如来佛镀金铜像。在第三个殿堂，即后殿里，我们又见到了“西方三圣”，从左到右依次是用玻璃罩罩着的大势至、阿弥陀佛和观音。而它们的后面，再走几步路，就是这些香客专门前来朝拜的千手观音像。在拜过所有这些神像之后，这些香客便沿着一条穿越树林的近路赶往灵隐寺，去跟其他人会合。

从灵隐寺巨大的山门下穿过，沿着风景秀丽的林荫大道进去，香客们会以惊奇的目光先去观赏飞来峰的石刻佛像，列队穿过石壁上雕刻有“六界古佛”的山洞，去“一线天”透过那儿洞穴顶部的一个小洞仰望不朽的观音。当走进1931年用钢筋混凝土重建，并且装饰得金碧辉煌的天王殿时，香客们的神情变得更加惊奇，因为他们正好遇上寺院内敲响铜钟108下，以召唤僧侣们前去集合念经。

费佩德博士对于这108响钟声作了这样的解释：“先敲三次钟，然后擂三遍鼓，最后再敲108下钟，等钟声响完的时候，所有的僧侣必须全部集中起来。”¹

禄是道神父对此也有一种解释：“在浙江省的首府杭州，有下面这四行诗来规定敲钟的次数，它已经变成了一种小调：

开头敲三十六下，
结尾仍是三十六；
中间再加三十六，
总共一百零八响。”²

这些来自桐庐的香客现在进入了灵隐寺高耸的大雄宝殿，它的屋顶由十六根巨大的俄勒冈红松树干支撑，它们都被涂上了一层厚厚的红漆。那些虔诚的香客购买了更多的蜡烛和焚香，到每一个菩萨的前面

去朝拜，并在他们的香袋上盖一个寺院的章，以作为他们虔诚之心的见证。

大雄宝殿里的朝拜对象是30尺高的释迦牟尼、阿弥陀佛和药师佛这三位一体的如来佛镀金塑像。位于中间的释迦牟尼还有迦叶和阿难这两位忠诚胁侍的陪伴。在大殿的两侧，分别列有二十位天王，加上天王殿的那四大天王，它们共同组成了诸天。在大殿的后边两侧墙上有十二圆觉的坐像，而在三尊如来佛像的背后则是独占鳌头、具有女王相貌的过海观音像。尽管和尚们正集中在大雄宝殿里，准备做下午四点钟的功课，但我们的香客朋友们却不能够留下来观看。他们从边门出去，进入了五百罗汉堂。³在这儿，他们给几位“完人”烧了香之后，便开始回到他们停在钱塘江边的船上过夜。

在回钱塘江边的路上，他们不得不放弃上天竺和下天竺的寺院，但会走那条经过龙井寺的路。在那儿，他们会朝拜大家都已熟悉的释迦牟尼和迦叶、阿难这两位胁侍，以及左侧的地藏王和右侧的千手观音。他们也不会忘了给华光财神、玉母大圣（乔达摩的母亲，又称佛母摩耶）等次要的神祇烧香。最后，还有一尊微型的阿弥陀佛像。

从这儿开始，他们必须爬山，经过山顶的翁家山村，然后下山来到被大片竹林所环绕而凉风习习的理安寺。天色已晚，但香客们还是匆匆朝拜了这最后一座寺庙里的阿弥陀佛，然后赶紧朝钱塘江边走去。过了20分钟，他们就回到了船上，在经历了疲惫但充满了宗教热情的完满一天之后，船上有热饭和热气腾腾的蔬菜在等待着他们。故乡的那些朋友在这些香客回家之后，将会怀着敬畏的心情来聆听他们在杭州这些辉煌寺院里朝拜的惊奇故事，并在心里暗下决心，自己也将在下一个春天前来杭州完成他们的誓愿。⁴

对于杭州的读者来说，阅读这段文字时的感受相信会是十分复杂的。一方面，队克勋所描述的香客朝圣路线听起来是如此熟悉和亲切，几乎闭着眼睛就可以想象沿途香客们目力所及的风景。但与此同时，

这种描述又显得那么陌生，因为队克勋所提及的那些寺庙，如大慈定慧寺、大仁寺、六通寺、荣国寺、青莲禅寺、龙井寺，等等，则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便已逐步衰败，不复存在。

书中200幅左右的历史照片集中反映了杭州各个佛教寺院和其他传统宗教场所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真实场景，旨在帮助相关机构和单位理顺杭州各佛教寺院和其他宗教场所的发展历史，并且唤醒杭州市广大民众对于本地传统宗教场所和文化的珍贵历史记忆。这批照片中有很大一部分是1949年以前来过杭州的西方人所拍摄的，目前这些照片散布在世界各地。为了能够收集这些珍贵照片的信息，浙江大学外语学院沈弘工作室的成员们曾花费两年时间远渡重洋，奔赴美国、英国和丹麦等国的图书馆和档案馆，对于那儿收藏的杭州寺庙老照片进行收集、甄别、整理和研究。杭州的一些老照片收藏家也提供了他们的部分珍贵藏品。

老照片展览也得到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杜克大学图书馆、弗利尔美术馆档案部、丹麦皇家图书馆，以及英美来华传教士慕雅德、费佩德、甘博、克仁等家族后代们的大力支持和授权。在此，我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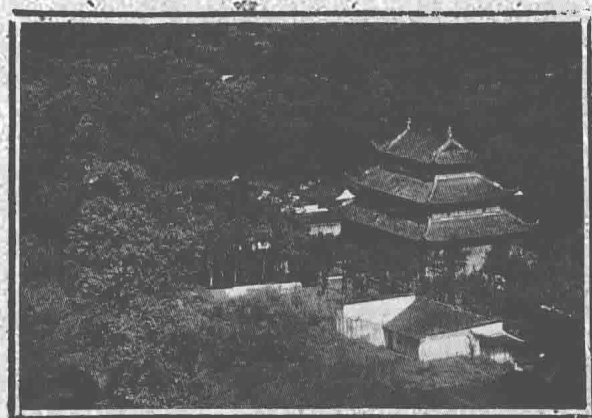
1. Robert F. Fitch. *Hangchow Itineraries*. 3rd ed. Shanghai: Kelly & Walsh, 1929, pp. 24-25. [原注]

2. Father Henri Dore. *Researches into Chinese Superstitions*. Vol. 1. Shanghai, 1911, pp. 124-125.

3. 这个五百罗汉堂于1937年被完全烧毁。

4. 队克勋：《中国民间崇拜》，第31-3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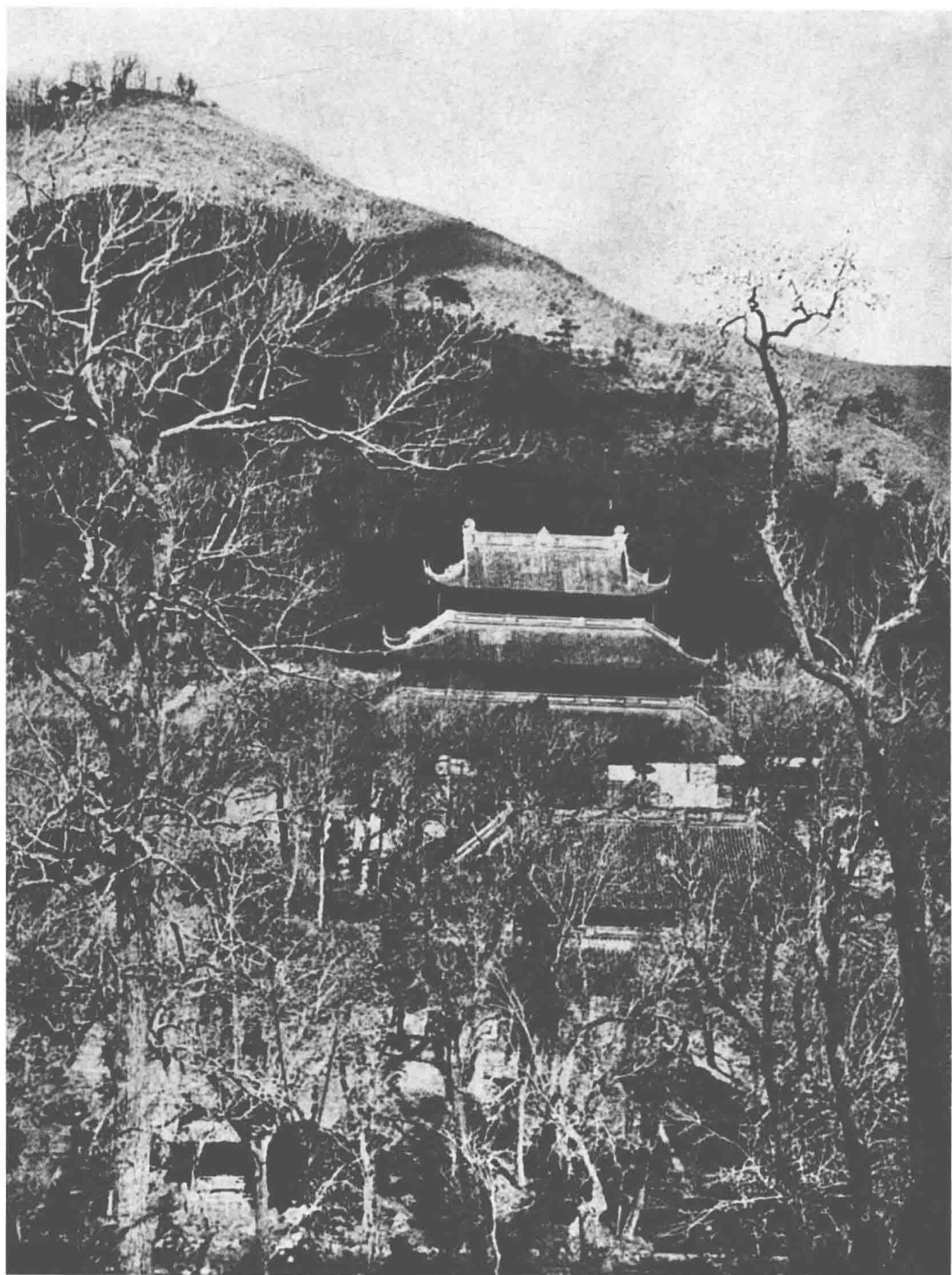
灵隐寺



从韬光寺俯瞰灵隐寺的大雄宝殿。远处还可望见西湖、雷峰塔和钱塘江。（慕雅德，1912）



从北高峰看灵隐寺：两株高大的松树占据了主要的画面，树下有一条石板路拐向了右边。小径的左边是一片茂密的树林，在树林后面隐约可见灵隐寺的大雄宝殿。（费佩德，1915）



从灵隐寺后面的山坡上眺望大雄宝殿的背面。（费佩德，1916）



19世纪灵隐寺的老照片，图中可见冷泉亭、御碑亭和天王殿。（格罗夫斯，约1885）